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川北棧

窮人平白想發財，要把方便門開。時來平地一聲雷，富將人催。重慶府有一張雲發，家貧，當么師出身，幫城內川北棧。為人忠厚，謙和慇懃，公直兼之，心慈好善，凡鰥寡孤獨貧苦下力之人，飯必多添些，就有少數毛錢，並不掉換。娶妻何氏，生子名銀娃，小時常來店中閒耍，極其伶俐，掃地燒火，手足不停，拿東拿西，聲叫聲應。主人喜歡，命他在店中打雜，每年與他縫套衣褲。看看成人，雲發偶得一病，十分凶危。何氏母子請醫求神，熬藥煎湯，並不鬆症。雲發自知必死，不免將銀娃喊到床前，吩咐他一番，使他知道為人處世的道理，日後方能發跡。遂喊子說道：

睡牙床但覺得身體沉困，我的兒近前來細把言聽。

父平生並未曾得個凶病，這一回怕的是有死無生。

父死後兒當要守己安分，切不可因家貧壞了良心。

去幫人須當要忠心耿耿，更不可起奸詐欺哄主人。

凡百事早與晚小心謹慎，當堂信為么師總要慇懃。

待賓客和商賈至誠至敬，言謙和語穩重切莫高聲。

辦小菜切不可刀下藏隱，添飯食當看顧下力之人。

凡歸帳個個錢不要見盡，有毛錢和少數莫與人爭。

倘若是掙有錢莫太看緊，還須要行方便恤孤憐貧。

若客商無銀錢遠方受困，留一宿賜一飯大有功勳。

兒能夠體父志莫壞德行，定保兒無災難財發萬金。

說到此不覺得心中煩悶，莫不是父子情就此離分？

雲發囑畢而死，母子痛哭一場。銀娃去與掌櫃磕頭，借錢葬父，來年幫工退還。掌櫃借錢十串與他。銀娃備辦衣棺，祭葬已畢，即到店中打雜跑堂，早去晚歸。次年管案，即頂父職，人亦以張么師呼之。這么師慇懃忠直，勝過於父，兼之為人靈便，言語謙和，交呼應酬，事事周到，人人喜悅，遠近客商都肯投宿，店內生意比上年興旺幾倍。店主見他每夜歸家不便，停間空房叫他母親搬來居住，供他飯食。何氏見店主氣慨，即幫他燒火掃地，喂豬、洗鋪蓋，極其勤快。張么師又有孝心，凡飲食辦得多的打頭奉母，又體父親之訓，不刻苦貧困，不爭毛錢少數，別店都想添錢爭請，張以父職為重，亦不另幫。

一日，忽來一人，不過十八九歲，衣服襤褸，面黃肌瘦，舉動斯文，孤身投宿。店主不歇，其人曰：「小子遠方人，來到貴處，天黑難行，歇宿一夜即走。」店主曰：「歇不到了，到別處去。」其人曰：「掌櫃，『那個男兒不出門，誰處都好行方便』，小子也是讀書人，留宿一夜何妨？」店主曰：「你才嘮叨！叫你別處去歇，那有許多屁放？何不快滾！」其人曰：「□，掌櫃，你是開店之家，原望歇客；我們行路之人，原該投店。怎說嘮叨放屁去了？」店主曰：「我開我的店，歇我的客，不歇你這宗匪人！」其人曰：「你不歇我罷了，為甚開口就罵，又說我是匪人？到底是奸是盜，拿著我有何憑？豈由你亂罵嗎？」店主大怒，撞出欲打，張么師忙來拉住，將客主掀開，問曰：「客何姓？家住何方？作何貴幹？」其人與張么師作揖，說道：

這陣急得心火噴，老闆做事太無情！

裝模作樣喊我滾，為甚全不重斯文？

「你姓啥子？」

我今告你本楊姓，少年讀書在龔門。

「噫，你還是個秀才，出門做啥子事咧？」

跟棚趕考來川省，行至此處夜黃昏。

「既是趕考，為甚不跟學院一路，來在此處何事？」

皆因背時行霉運，放了幾搶都無名。

忿氣不過回原郡，無有盤費當衣襟。

「完了，讀書人是這樣下場就造孽了。」

呀，么師呀！

男兒誰不離鄉井，歇宿一宵就起程。

張么師聽得此言，心中憐恤，去與店主說情，曰：「此人姓楊，是個讀書人，跟棚趕考回家的，歇宿一夜，諒也無妨。」店主曰：「新官出得有示，凡單身孤客來歷不明之人，不准收留。此人一無行囊，二元包傘，如何留得？弄出事來，誰人擔待？」么師曰：「我已問明，只管放心，凡事有我。」店主准情。張么師留他進來，與他看了一鋪。

次日，忽落大雨，店主不好催他起身。落了三日，雨仍不止。楊客人忽染時行病症，上嘔下瀉。店主喚么師曰：「那楊客人，你快喊他走，若是無錢，口案我也不要，免得死了打聒我的店房。」么師問曰：「楊先生，你病體如何？掌櫃喊你走。」楊曰：「我頭昏肚痛，四肢無力，寸步難行。望么師說句好話，我好點就走。」張么師對店主曰：「他病重難行，不如請醫調治，好了也有功德，就死了也無甚事。」店主曰：「跟你說莫打聒我的店房！惟有你愛講功德，我開店之家講啥功德？快將他掀出去！」么師對楊說：「掌櫃不准，總要你走。」楊泣曰：「我一出去就是死了，況又口案未開，如何是好？」么師惻然不忍，想：「我父臨終吩咐要做好事，他這樣兒出去必死，不如做件好事。」遂將楊扶至自己房中，讓鋪他睡，自睡草薦。又墊錢請醫調治，誰知越醫越重，先白後紅，臥床不起，解便難行，弄得滿房腥臭。張么師日掃數次，熬藥煎湯，送茶遞水，慇懃服侍，並無怨恨之心。後請一醫，說他行路受熱，心有伏火，只認受濕受寒，所以越醫越重。遂用清涼之藥，方才對症。但身瘦如柴，兩足無力，么師喊他調養，凡案上落得有好飲食盡與他吃，過了半月，方才痊癒。

店主把賬一算，口案錢二千八百文，又往藥鋪一算，藥錢八百文，遂喊么師曰：「那楊客人如今病也好了，體也復了，這些口案、藥錢看他如何設法？」么師明知無錢，遲延未問。店主把楊喊出，問曰：「你如今病好，可將口案、藥錢開銷，早些回家，免得越吃越多。」楊客人曰：「我在此處人地兩生，又無朋友親戚，那有法設？掌櫃已恩不如再恩，寫張約據與你認利，回家即刻送來。」店主曰：「說的好話！你們體面，初來你們行市，逼住我都要棧，好說無錢嗎？既然無錢，你要去找！」楊低頭不語。店主曰：「我那裡有擔水桶，去擔水賣，一天也可找錢二百，快去找來開我！」各位，你看這讀書人如何擔得水起？店主逼住要擔，把楊一哄二，罵得楊口不能開，頭不敢抬。又吩咐么師喊他跟倒設法去找，「倘若走了，要你墊賠！」么師無奈，把楊喊到無人處，問曰：「店主追逼得狠，你到底設得法出麼？」楊眼淚雙流，說道：「呀，張么師呀！只說出門貪玩耍，誰知無錢實作難！」

這幾日急得我珠淚長淌，尊一聲張么師細聽端詳。

悔不該出遠門東遊西蕩，跟學院到四川前來放槍。

人背時放幾個並無一響，只落得無盤費當盡衣裳。

蒙么師說好話住在店上，又誰知得疾病倒臥牙床。

店老闆莫良心起向外往，幸么師發慈悲留我同房。

又況是痢疾病痾得不像，日夜裡離不得毛廁缸缸。  
過得我撐不起痾在地上，

么師呀！

你看那紅鮮鮮又臭又髒。

「好，快莫說起，我要作嘔了。」

多承你耐煩心時時掃蕩，墊銀錢清醫生熬藥煎湯。

好飲食你不吃把我奉養，看看的病體好才得起床。

「到也罷了，也不枉我臭了二十幾天。」

店老闆要飯錢就把臉放，一挨口二受哄開不起腔。

逼住我去擔水掙錢還賬，喊么師跟著我怕我躲藏。

「你到底擔得水起麼？」

呀，張么師呀！

你看我瘦筋筋如柴一樣，病才好怎擔得井水上缸？

我也是讀書人斯文氣象，就落魄也不至擔水下場！

「那又如何設法咧？」

不會偷不會盜又不會搶，肩難挑手難提怎樣想方？

「好，我就把你放了，快些回家，這點口案錢我跟你墊了就是。」

呀，張么師呀！

我腰中無半文怎向前往？怕的是千里外餓死路旁。

這也是讀書人品行不講，才落得立此處悔斷肝腸。

有父母和妻子不能看望，定然要作孤魂飄泊他鄉。

「好，你莫哭了，我再拿四百錢跟你作路費，你快回家去了。」

呀，張么師呀！

多承你賜路費許多情況，異日後得了志才報恩光！

楊客人拜別而去。

張么師回店，店主問楊何往。么師曰：「逃走了。」店主怒曰：「，我叫你好心跟著，如今走了，我這項錢問那個要？」么師曰：「就問他要也是莫得，莫說跟著他，就打死他也莫得！不如放他回去，或者送來也未可知。」店主曰：「這樣流人痞子，他拿啥子送來？」么師曰：「他不送來，我墊了就是。」店主曰：「此時說墊，後來又要扯荒。」么師曰：「我心甘意願墊的，有啥筋扯！」店主即在簿上寫「么師去錢三千六百文」。滿店客人見了，個個忿怒不平，說么師曰：「你如何這樣弱？楊某是店中的客，得病死了，難道不用錢嗎？怎麼要你墊賠！莫依他的，與他面理！」么師曰：「我情願墊的，面啥子理？又道是世上掙錢世上使，只要老天保佑我媽多活幾年，再墊多些也值得。」么師那些家門叔爺都來說道：「你這樣莫用！他要你墊，你莫幫他！那裡不是活路，那裡莫得主人？我去替你講，還要多些工價。」么師無奈，只得與店主說明家門不依，退工另幫之故。店主自知情虧，假說：「我無非警戒你，下次免得上當，誰要你墊？」即提筆把賬圈了。

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眼就是幾年，么師已有四十歲，此時接妻都生得有兒了。但他素來大方，肯作善事，用錢手鬆。老母亡故，破錢安葬，喪事如大家一樣，所以每年幫川北棧，工錢就只夠用，無有餘積。

一日，正逢考試，生童赴考，店內擁擠不通，人人看接宗師，都說海外天子欽差大臣，富貴至此極矣。次日，店外忽來桿人，過來過去，往店內張望，穿戴華麗，末後一人遍身絲裘，衣服極美。店主謂么師曰：「你去喊生童客人，不要打牌燒煙，那些人來得稀奇，看要卻拐。」么師方才對客說了，那些人又從店外過去。店主愈疑，心想：「今天免不脫，定要卻拐。」

不久，忽來一人，志氣昂昂，問：「張么師在那裡？」么師上前交呼，其人作揖曰：「我有一個朋友，請你去吃茶。」么師大驚，曰：「我莫得事，吃茶做啥？你朋友是誰？」其人曰：「你去便知。」么師只得一路同去，見茶館頂頭炕上一人，即店外末後過去之人；兩旁都是貴客，見張么師來，都起身拱候。張么師與眾見禮，炕上人請張么師同坐，么師再三不敢，其人將張拉坐炕上。張心中惶恐，不知啥子原故。其人問曰：「張么師都還仙健，但是老了些。」么師曰：「小子窮健。」又問：「張么師如今家事好麼？」張曰：「幫人晶口。」又問：「你還認得我麼？」答：「小子眼拙，不識貴客。」問：「上年有一楊客人，在你店中住了多久，還認得他麼？」張么師一時忘了，半晌未答。其人曰：「那楊客人住在你店，忽得痢症，店主不讓住，你留他同房，墊錢請醫。病好，吃了口案、藥錢三千六百文，無錢開銷，店主逼住擔水，你贈路費叫他逃走，可還記得麼？」么師曰：「哦，是了，果有其事。」其人曰：「那口案、藥錢你墊了未曾？」么師曰：「當日店主吵鬧，我已墊了，我那些家門不依，要我退工，店主方才把賬圈了。」其人曰：「如今楊客人來了，你會不會他？」么師曰：「會他無事，有錢便將口案、藥錢帶去開了，無錢店主也不問他要。」兩旁人曰：「你這人才老實，他就是楊客人，你認不得嗎？」張么師看了兩眼，笑曰：「果然是他，但變成富貴相了，一時不識。楊老爺，你如今穿得這樣好，該也高發了？」其人曰：「甚麼高發，但得衣食粗備而已。蒙你當日看照，方才得有性命。」么師曰：「好好好，虧我臭了二十幾天，可憐你病得那個樣，痾得滿地紅鮮鮮的，一天要掃十多次，如今想起還有些作嘔咧！莫問楊老爺，如今作何事業，來此做啥？」楊曰：「多承朋友舉薦，在學院衙中辦事，今跟學院來此。」張么師曰：「昨天接學院，個個誇獎好富貴，好榮耀，好權勢，好囂擁，不知他是個啥樣子，就有這們好的命哦？」楊曰：「他還是一個人，但是會讀詩書，平地雷一聲，變了窮酸相，富貴逼人來，天下知名望。你要看他，明日到考棚裡來，我指與你看。」么師曰：「嗨呀，那榻兒都去得麼？腳尚未動，狗就叫起；眼還未看，狗就咬起。」楊曰：「有我，他不敢的。」張曰：「好，我就來看。」說罷，楊起身謂曰：「明日早來，我在那裡等你。」遂與眾出茶鋪而去。

次日，張么師來至考棚，不敢進去，觀望良久，見一人出來喊他進內去。曆數層門，見內面鋪氈掛彩，金燈銀屏，琉璃字畫，滿室光華。問楊何在，說在內面。從中堂進去，見楊在炕上看書，一見張進，即起身迎接，命在炕上同坐，左右獻茶裝煙。張問：「學院在那裡？」楊曰：「要一陣慢點指跟你看。」張見滿地鋪氈，壁蒙狐裘，坐用虎皮，案放古董，床鋪錦繡，茶瓶酒器概用金銀，心想：「讀書人稍為得志，有些銀錢，就這樣奢華，怎得興家？」即對楊說曰：「楊老爺，你太奢華了，堂中擺設要若干銀子才製得起。曾不記當年在我店中，店主不准你住，無錢開銷，逼你擔水？如今得志，就這樣奢華，不怕折福麼？」楊曰：「領教，領教，從今不奢華就是。」忽見一人跪說：「重慶府正堂、巴縣正堂要見。」楊說：「傳。」只見府縣官進來叩頭，楊並不起身，亦不點頭，只說起來，又不喊坐。張心想：「讀書人才得點志，就這樣驕傲，都要得嗎？」少頃府縣官去，又不起身送他。張又對楊說曰：「楊老爺，你太驕傲了，官府叩頭，為甚身也不起，頭也不點？曾不記當年在我店中，無錢哀告，挨受哄，口不能開，頭不敢抬？如今方才得人舉薦，就這樣驕傲，不怕惹禍嗎？」楊曰：「領教，領教，以後我不驕傲就是。」張又問：「學院在那裡，還不出來？我要走了。」楊曰：「再要一陣就出來了。」又見先前那人跪說：「本城道台要見。」楊說：「傳。」道台進來跪見，楊亦不起身，只說：「起來，請坐。」張心想：「他是啥子功名，這們勢耀？怎麼府縣叩頭，道台見了也叩頭？我先前說他奢華驕傲，這才失格，今天怕要卻拐！」此時心驚膽戰，猶如衝牆一般，汗流浹背，坐也不好，站也不好。楊見之亦不做聲。只見道台問曰：「大人幾時謁廟拜客？卑職好來侍候。」楊曰：「即日就要謁廟拜客。」道台去了。楊見張模樣，問曰：「你做甚麼？」張雙

膝跪地，口稱「死罪」。楊將他拉起，曰：「起來，起來，我把實言告你，好生聽著：

張么師又何必大驚小怪，聽本院把始末細說從來。

上年子多承你把我惠愛，回家去苦發憤聯捷金階。

在京城伴皇上過了三載，蒙皇恩來寵錫考取欽差。

當學院到四川頭品頂戴，初來到爾重慶考取秀才。

想昔年在此處曾把病害，多得你張么師仗義疏財。

我今日身榮貴學宮總宰，焉能夠忘昔日困苦朋儕？

若不是張么師那般氣概，也不知在何處嗚乎哀哉！

今與你說實言勿須恐戒，你是我大恩人怎講禮來？

把你那火頭軍丟在雲外，跟著我一路去同飲王杯。

有金頂和補服快來穿戴，到京都享富貴快樂無災。」

說畢，即拿金頂、靴帽、補服命張穿戴，張謝恩。楊學台曰：「你如今不必當么師了，隨我去與我管廚。」又拿錢三千六百文，命把口案、藥錢開銷，又賞張四千銀子，叫知縣與他買田舍安家。張出外來，滿廚人役俱來叩賀。

再說店主見么師久不回店，心怪其曠工；忽聞張乘轎回店，問知楊學院即當年落難之楊客人，張么師已得提攜，心中恐懼，怕他報仇，即拿火炮迎接張么師，與他道喜。張把錢交與店主曰：「此項賬目跟你收好了。」店主十分羞慚，忙辦十多兩銀子的禮物，求張送去與楊學院請罪。學院不受，店主更加害怕，即與張送些下程，求張在學院處講情。於是滿城之人都說張么師疏財仗義，俱來賀喜，張只得拜客做酒。府、縣、道見他是學院的恩人，各送銀二百。滿城富商大賈見官府都送大禮，個個也多送些銀子。坐了二百多桌，接銀二千六百餘兩。張即在城中買幾間舖子，把家安頓。

考試已畢，與學院去把各府考完，又過科考，進省又考鄉試，事畢命張進京。此時張么師銀已得夠了，不願進京，辭別學院回家，將銀來做生意，十分興旺。後來廣行善事，活到八十餘歲，無疾而終。這川北棧自張么師去了，生意孱了大半，兼之兒子夜嫖日賭，幾年把錢搞完，至今在坐後房。